

書

到夏天。有兩種土匪。頂讓人害怕。一種是上海的臭虫。一種是蘇州的臭虫。我對於上海的臭虫。主張用刺。主張蘇州的臭虫。主張用撫。刺的法子。就是拿藥水同蠅周旋。我在上海的寓樓。可以算得我清了鄉的。如今我到蘇州。專爲招安臭虫而來。不過數日之間。成績却也尷尬。招安蠅的法子。無非用徐樹錚式的一柄小扇。煽上幾煽。從帳子內將蠅翻到帳子外。那麼當然也就得以大安而特安了。要談到帳子外的虫。不管他怎樣猖獗。已不在我書中交代。好比臨城那位美瑤先生。受了招安之後。臨城以外的土匪。又何必不可以置之度外呢。所以已經被我撫過無數遍的臭虫。也就具了美瑤先生的資格了。我惟有替虫上一方匾額。上面頭兩個大字。叫做「孫……蚊」。

係安撫
月一日

勢曠有世外桃源四個字的。裏面住幾個人伶。名字也不必說了。每到晚上。邀衆附遊人事。聚賭抽頭。並且時常附遊人事。深夜賭博。本來有違定章。據云公家方面。已經派人覓覓過好幾次了。但是總查不出什麼惡據。又沒有證人或證物。只好任他們聚賭罪名。

天津南市西大舞台茶園。自經前七

故亦用鑼鼓絲竹。詠科正在興盛。揚。人聲鼎沸。演劇者有從台上跌至台前。有從台上跌入台板下面觀劇之人。有至前年城南游藝園安小姐之前車。紛紛躲避。笙歌歌舞之場。簫呼男兒女。鬼哭神號。雖該社前日執事。急出而維持秩序。然而難矣。事皆調會。前台並未損傷物件及人身。後台演員。則受傷甚多。不過皆非要害中傷。說無礙於生命。不過皆非要害中傷。說無礙於生命。

台戲也
亦舞台
當于老

戲台。依然舊料見新。不其輩固。必云。

眠雲

[illegible]

本舖新到
祥紗單製印軸貨
之贊美各
雷

本舖新到
祥紗單製印軸貨
之贊美各
雷

華堂。國興堂。姑極盛。

子棹道：叔倫對於舊字的解釋，我嫌比沒有透澈。請你再申說一遍。叔倫道：譬如一個字，是應該一拍的。原差一些不碍。但沒落拍韻的妙音，憑你不差。也沒什麼嫌道。所以在這落拍裏頭，總得借一二分中氣，纔透的漏巖。這一二分中氣裏頭，却非先理會得含蓄的那個「舊字」，不能奏功。說到這裏，忽然迴轉他顧。口裏却又道過來：「叔倫，『含』字，便可奏功。這個字又是作麼解呢？倒自然有解的啊。」璇樓聽叔倫前言不對後語，不覺把手帕掩了嘴，吃吃格格的笑起來。叔倫方覺得自己心另有別注。嘴內說錯了，原來叔倫正講到那「不能奏功」的一句话。瞥見對房那個女子，站在沿窗的一眼不煞的凝注着自己。心內奇怪不的。我本是璇樓報告我，我還當她是妓女哩。一路這樣想。一路內說着。心無二用。自然口內說錯了。

不使其
各色其

情以免其妄作聰明胡扯瞎鬧也倘其演戲資格老練則必將戲情詳細與之剖說以備隨時修正他角之失誤也總之排戲非難而難在正角者其所演則因才任使各就其所宜而盡其所长一戲之成自易易矣）汪此說頗有至理。然起而行之。談何容易。余在濟南聽鼓時。散值後。恆喜至汪寓所。聽其排戲。間接聞其談論如此。故特爲錄而出之。或亦足爲劇界之一助云。（編者按汪隱隱之排戲能言行相尚洵不愧稱四箴傳人然其暮年隸丹桂第一台際凡爲渠所主編排演之新劇數目多摺格不入豈即細心導導歟不過汪氏是否爲四箴傳人另一問題就文論文則此作頗有益於排演新劇者閱者幸弗忽之）

陳

第一章 掌故

小班所居之地。大半皆前之私坊舊址。如鴻暢閣卽穎秀堂。春艷院卽安

此舉告人者。必謂我無憂。因以手按額。念曰。果無發耶。明日必求

余既非犯法者。何必不甯如是。嗟乎。我狂易耶。然余途次之情狀。飾而爲影戲者。令我自觀之。亦生疑也。我固善人。顧一見有疑我之人。卽慚不自勝。過一店。店中有鏡。見余面。乃慘惻無人色。雖力自鎮定。乃不可免。此時夜深。欲歸而就寢。就寢

海天弔日樓小說話

大覺

乃盛贊

余贊

翁有言

不入。不以醫方必與睦鄰追短長。更無用與古人配耦。小說家不當如是。那裏我願與時產共書之紳。生平最愛讀小講傳。愛其無二回。無一語不是著者嘔淚嘔血寫出來者。無一回。無一語。可容讀者不嘔淚。嘔血。體會得出者。是書真驚天動地。感地之靈也。風雲變幻。招接淋漓。當讀林教頭火燒草料篇。莫扇颶災。一盡解悶。當讀李牛牛大鬧潯陽江。千載人物。今古悠悠。但恨古人不識我。能不撫膺一哭。遙酹一觴。

宋江之爲人。固人人所鄙棄者。然而居今之世。欲求一宋江。亦不可得。李大哥絕世妖嬈。人莫不之喜。然而今之學李大哥哥者。大有人在。惜乎祇學大哥哥起板斧殺人而已。一百八人之中。宋江之不好。不好在不殺人。李大哥哥之好。好在會殺人。會殺人之人。難親於中古以下也。

更衣。還

面漲起來。圓睜着一雙小圓眼睛，趕緊回過頭來。

貨品包色
綵版包彩
絲綢呢絨
綉衣帽鞋
綉金銀器
綉各雜貨
綉無任歡迎

寓小東門內梧樞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下午出診

余伯明醫士之弟也。醫學專門，內外各科，尤究心於生之病者，幸勿失此良機。

介紹人：金百川、夏應堂、錢仲臣、余伯陶、殷受田

。反弓闊者俗睡。變態
滿望暢銷。曾不究作品
同之著述。俯仰之間。

猶不能不以之興嘆。况聲譽既失。同歸於盡。古人云。著作須審慎。豈不信哉。每見坊間一刊發行。旋即停版。未嘗不觸目驚心。不能忘於懷。固知文學界爲高尚。想投稿是妄語。吾之欺人。亦猶人之欺我之。故普告同人。務須審慎。雖出版自由。隨意著述。不可忽也。之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贈游勞二張)

中懷疑不定。遂亦隨出門外。遙望耕舍。穿花分竹。其行甚速。不轉已抵內宅後門。推門遽入。晚哥忙立許久。不見耕舍復出。始又頻室。尋思不得其竟。輾轉繞屋中。如蟻行灶上。蓋渴望耕舍之能將現身消息傳送至也。耕舍既返內室。復至風花室。假爲探望天桃。斯時風

報汨蘋花記 楊虎臣

中執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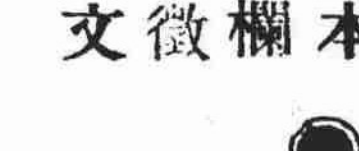
結衣而臥。二寸餘長。大針。插於鞋底。穿透底之兩面各半。坐在長上。前後仰合。渴睡正渴。針杵不暇顧。此婦是也。婦姑。婦姑。婦姑。非此等僕婦所能到。今居然坐此假榻。是必有故。幸其人不覺。不覺。始如家。排告既至其前。鼻聲仍鼾。不醒。正好乘此入姑娘室中。一始入室。室內無他異。瞥眼見姑娘之床後套屋門。雙扉緊合。成皮扇。心翼之。遂進而由門縫內窺。乃門縫極密。無隙可透。合耳門。細聽屋內。亦毫無聲響。心念此外。向爲姑守閨之所。從未加今忽閉閉。必是鋼絲鎖於此無疑。門外之婦。始知司閨之責者。

○編輯完了

記者

莫其生。癯有毒分鬢則怖。蠶蠶處分鬢不悟。嗟蜉蝣兮何所附。吾見其朝而不見其暮。嗚呼。

昔人作情致詩。誅狄賦。責其體膚。嘔血。蚊之罪當矣。雖然。不若是。無以全其生。而卒以是傷其生。可哀也。蚊字。說文從民。作蠱。蠱人虫也。又從省。作蠱。以昏時出也。而從文之義不詳焉。因感而賦之曰。孰傳爾翼。又落爾族。孰



世界小報序（仿蘭亭集序）

之

閱。是報也。有目苦賞。無美不臻。所以編輯完善。足以博人士歡迎。洵

可以

既交相推許。定閱者紛至沓來。賞也。夫小報林立。作品

蠅蚋兮

○ 逐羗而聲。○ 彼蜉蝣兮。
○ 嗟蜉蝣兮何所營。○ 五